

王萃芳

晨光微露的清晨去跑步，习习的风里飘来淡淡的香，茉莉香。驻足，四处搜寻香气的来源，未果。

我喜欢茉莉，喜欢它的素洁、素雅的情怀，纯洁而美好，继续着不染尘埃的流年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茉莉花开得正好，母亲把它搬到窗台上，风吹过，屋里屋外都弥漫着淡淡的茉莉香，芬芳宜人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茉莉花开。茉莉花娇小玲珑，清纯淡雅，颜色如玉，惹人怜爱。有时候，我会对着那些小巧精致的花朵发呆，母亲总会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妞妞，长大了要做茉莉一样的女子啊，素心素颜，却自有风韵。”十几岁的我，已是爱美的年纪，怎么会屑于“素”呢？内心里渴望的是妖娆妩媚。

一次去江南游玩，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，秀丽的江南女子，鬓发间簪一朵茉莉花，款步缓缓走过，留下一路幽香。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陈学洙的《茉莉》诗：“玉骨冰肌耐暑天，移根远自过江船。山塘日日花城市，园客家家雪满田。新浴最宜纤手摘，半开偏得美人怜。银床梦醒香何处，只在钗横髻发边。”心浸润在茉莉花的素净里，仿佛远离了尘埃，飘然世外了。

爱屋及乌，我亦喜欢上了茉莉诗，南宋刘克庄的《茉莉》：“一卉能熏一室香，炎天犹觉玉肌凉。野人不敢烦天女，自折琼枝置枕旁。”清代王世祿的《茉莉花》：“冰雪为容玉作胎，柔情含傍琐窗开。香从清梦回时觉，花向美人头上开。”读着，便觉得自己浸润在茉莉的清香里，不觉也成了一朵茉莉花。

夏日，茉莉花含苞怒放，香气甜郁、清雅、幽远，沁人心脾。想着江南女子簪茉莉花的灵秀，禁不住心动，于是，摘下一朵茉莉花别在发间，坐在镜前端望，时光穿越，一晃千年，我似乎看到发簪戴茉莉的古时女子，虽不倾国倾城，却别具风韵。如雪晶莹的花儿，伴随着淡淡的清香，把一份悠远的梦轻轻托起，于灵魂深处，婉转低语。

闲读李渔的《闲情偶记》，文中有关茉莉的描述：“茉莉一花，单为助妆而设……是花皆晓开，此独暮开，暮开着使人不得把玩，秘之以待晚妆也。”他还说：“是花蒂上皆无孔，此独有孔。”急忙摘一朵茉莉花细细看，果然，花蒂上真的有孔。找来针线，像《红楼梦》中的迎春一样“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。”茉莉花随着指间的针线，继续芬芳飘逸，一朵一朵缀成项链挂在项间，低头抬头间，都是清香袅袅。

路遇花店，茉莉花生机勃然，素淡的花，绿绿的叶，风姿绰约的女子般，莫名的亲切，仿佛久违的故人，带回家，精心照料，早早晚晚，相知相惜。

窗外嘈杂纷繁，窗内的我对着冰清玉洁的茉莉花，时光安静下来，素心人对素心花，一切的喧嚣便都踏尘而去，变得简单安宁。我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话：素心素颜，自有风韵。茉莉女子，外表素净，自有清香在心底缓缓蔓延……

一朵茉莉花，从绽放到凋零，只有短短的三四天。不禁为它的暗香残留而心有戚戚。

友人说：何不让它成茶，继续芬芳的旅程。无限怜惜的，摘下花瓣凉在阳台上，等风干了，洗净了，在杯子里放几许清茶，再放几朵晾干的茉莉花瓣，倒入白开水，顿时，幽幽的香气在杯里升腾，萦绕。轻啜一口，淡淡的茉莉香，伴着丝丝缕缕的心思，悠然沉浮，上下氤氲。花瓣慢慢全部张开，花形不似在枝头时那么规则了，却多了几分妩媚。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在花瓣上描出精致的图形，所有纠结的心事瞬间低下去，只留下一颗沉静的心。

有时，在窗台，独对着茉莉花，看着看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喜爱的这盆茉莉花，竟如此的陌生，尽管习惯了它浓郁的香味，似乎觉得不是它所散发出来的，也许平时太过喜欢它，觉得它如此的美丽，仿佛从没有细细地打量过它，我敢说，茉莉的叶片真的很普通，没有牡丹花叶的媚，没有栀子花叶的腴，少荷叶的气势，花朵也碎小，多隐在枝叶之间，即便是绽放枝头，感觉也是羞羞答答的，欲语还休的样子，像怕生的小姑娘，这样看上去，茉莉花真的是太平凡了，也许正是这种平凡，才突兀着它的非凡。

想此，耳边回响起《茉莉花》的歌声，这只闻名世界的歌曲，歌词是如此朴素浅白：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……”好看的花，多数是不香，而香花大都不美，事实往往如此。我一直以来都弄不明白，自己因何如此痴迷着茉莉花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以是因为母亲喜欢，因为它的香味，现在，似乎明白因何了。

有一种爱叫粗心

孙志昌

这天，我一进家门，父亲就对我说：“我累的快支撑不住了，不行就找个保姆，太难伺候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就找个保姆吧。”得到第二天，我再回家，父亲说：“先别找，再等等看，能不找就不找。”

母亲因患病而无法走路，父亲就担起了照顾的责任。父亲给母亲安排的很详细，照顾的也很周到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父亲过去上班，总没做过这些家务，现在能做得这么好，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有时，母亲也会说，你爸爸真辛苦了。

父母年龄相同，七十多岁了，还要一个照顾另一个，的确很辛苦。有一天，父亲来电话说，你回家一趟，又动不了了。我一听，就知道，母亲无法动，父亲一个人是无法挪得动母亲，只能给我打电话。让父亲无语的是，我到了后，母亲就没那么难动了。父亲就说：“真怪了，孩子们在这里，你就能动一点，我自己在家，你就一点也不能动了，什么也让我帮忙。”我看到母亲笑着，什么也不说，但笑中带着舒心。

后来，我一问才明白了，原来是父亲担心母亲再出问题，就照顾得周到细致，母亲就感觉轻松了许多。但母亲不知道的是这样下去，对她没有好处。因为只有她独自多活动，才能保持身体的机能，不至于下滑更快。以至于母亲就不能怎么用心了，只等着

我父亲的帮助与照顾，母亲就养成了依赖的习惯。

我在那陪着时，母亲需要动的时候，我是告诉母亲怎么做，鼓励着她，让母亲增强信心，通过自己努力去做。当然了，我会做好保护，时刻准备着。一般情况下，母亲就会自己做到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就说：“你就知道欺负我，孩子不在这里，你什么都需要我，孩子在这里，你什么都行了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就是欺负你。”

看到父母这样的状态，我欣慰。我告诉父亲，你以后粗心一点，差不多就行，这样你也累。我也给母亲说，你把我爸爸累到了，看谁管你，谁会这样细心照顾你。其实，我就这样一说，谁照顾母亲，也会细心地照顾好。

后来，我再回家时，就会问父亲：“我娘表现怎么样？”父亲说：“现在，我也不怎么管她，只是注意点，好多了。”我对母亲说：“表现不错，就要这样啊。”母亲说：“本来我就可以。”母亲这样说，我和父亲笑了。

在这里，我们对母亲不是不爱，也不是不心疼。为了让母亲尽快好起来，只能这样减少母亲的依赖，我们故意粗心一点。

我们知道，细心是爱。其实，粗心也是爱。

生命中的三个女人

张明

在我的生命历程中，先后遇到三位女人，她们都是我爱的港湾，让我沐浴着爱的温暖！

五十多年前，我来到这个多彩的世界。那时，正值饥谨的岁月，母亲是县政府的打字员。她经常吃不饱饭，奶水不足，看着“嗷嗷”待哺的我，而暗自伤心。领导为了照顾她，让母亲到门房搞收发。一天，母亲像往常一样把我放到床上，去给各部门送报纸。当她送完报纸回来时，发现我翻身时憋着气，满脸通红，脚手乱蹬，吓得母亲脸色发白，发誓再没钱也要雇人看我。那时，母亲宁可吃糠咽菜，也要千方百计让我吃饱饭，不让儿子受半点委屈。晚上，她总是要给我洗脸、洗脚，然后抱着我入眠。母亲用她慈爱的目光，看着我一天天的长大。我望着母亲整日操劳的身影，经常怀着感恩的心，对她说：“妈妈呀！您给我无私的爱，就像天上的星星，看得见，数不清！”

成年后，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闯入我的生活，让我有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感觉。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妻子。她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女人。每天，天不亮她就起床，把前后院打扫完毕，准备好早点，然后才去上班。一天夜里，我梦见过世的父亲，悲痛的哭声惊醒了妻子。尽管她没见过公爹，但她从我的言谈中能感受到，我对父亲的感情。她见我神情恍惚，就开导说：“男儿当自强，发愤图强干事业，那才是对九泉下父亲最好的安慰……”多年来，妻子不管我回来多晚，都一直坚持默默等候。她常说，看到你回来，我才能睡得踏实。后来，我爱上了写作，每写一篇稿子就让她看，她成了我最忠实的读者。这些年来，我的文学作品不断见报、获奖，这一切和妻子的支持是分不开的。

记得那年，我的一篇文章在四川获奖。当时，妻子怀孕，为了尚未出生的婴儿，也能分享一点来自爸爸的快乐。我在成都为她购买了一身婴儿服，一种要做父亲的喜悦涌上心头，激动得我泪水盈盈。女儿出生后，我就把她寄养在岳母家里，每天下班后

就去看她。女儿很乖巧，看见我来就让我抱她，小手指着门示意我带她出去玩。两年后的一天，女儿对我说：“爸爸，等我长大挣到钱好好孝敬你，给你买糖、买肉，买好多好吃的东西。”十多年后，女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那年，我到火车站去送女儿上大学，想到从没出过远门的她，要去路途遥远的哈尔滨，心里十分担忧，眼里不知不觉地涌出了泪水。女儿看到我的表情，“嘿嘿”一笑，调侃道：“爸爸你是当过兵的人，几十岁了怎么也学会了流泪呢？”女儿入学后，没有辜负我的希望。她很快就入了党，当上了学生会干部，由于学习优异，成为年年拿奖学金的优秀学生。

如今，我上班回家后，要照顾年过古稀的母亲；妻子退休后在西安照看上班的女儿。虽然，我们两地分居，但彼此之间的关爱却从来没有中断过。每天晚上，妻子总是打开微信视频，询问我和母亲的情况。每年，母亲过生日，妻子和女儿总是从西安赶回家，筹办家宴为她祈福！全家人相聚时，温馨欢乐的场面，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！

这就是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！母亲是我的根，一个给我生命的人，我要终生报恩；妻子是给我爱情的人，是陪我走完人生路的伴侣；女儿是我生命的延续，也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！她们多么像三条爱的河流，静静流淌我的心底，让我尽情地沐浴着爱的温暖！



扫一扫，关注《巴蜀文学》
达州广播电视台《凤凰楼》选稿基地

